

日本的女性与教育

作者: 赵方任 · 常宏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所

O t s u m a
eBook

日本的女性与教育

作者：赵方任·常宏

日本女性现状

林语堂曾经说过：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不知道类似说法的源头是不是出自林语堂，不过，类似的说法后来又演变出了很多个版本：

人生三大享受：娶日本老婆、住美国房子、雇中国厨子。

人生四大美事：住美国房子、请英国管家、娶日本妻子、雇中国厨师。

甚至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大版，理想进一步延伸到：住美国房子、娶日本老婆、雇中国厨子、开德国汽车、戴瑞士手表、用英国管家、去韩国美容、穿法国时装、戴非洲钻戒……

世界各国自有自己的“好东西”，所以，如果不厌其烦的话，这个“美梦单子”似乎可以无穷地写下去。不过，这种玩笑成份居多的话题绝对没有写那么长的必要，也大可不必当真。但有意思的是，各个版本虽然大同、却有小异，真正始终榜上有名的似乎只有“娶日本老婆”和“雇中国厨师”这两样了。

“中国的烹饪技术”咱是有自信的，那“日本老婆”又好在哪儿呢？

简简单单地随便查了一下儿，便找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解说”。

比如有人说：日本歧视女性严重，女人离婚9年内不能再婚，男人却可以。女人婚内只能当家庭主妇……日本女性婚后必须辞职，做全职太太，专做家务，总揽财政大权……如果按传统的生活方式，日本妻子确实不错。但是按照中国国情来讲，娶个日本妻子跟不上时代了。

——说句实在的，我虽然并不了解日本女人，但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几年，这种解释可以说纯属胡说八道，甚至连花笔墨去反驳都不值得。

还有人认为：日本老婆的勤劳、贤惠、本分等优秀品质等等，是全世界公认的……

——类似的解释似乎是最普遍的说法。

那么，这个最“普遍”的解释有道理吗？

首先得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也没有资格回答，因为就算我娶的是日本老婆，也不能以一代全、以点代面，更何况我的妻子还是咱纯正的中国人呢。同时，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不过，因为我们要谈论一下日本女性和教育的话题，所以，就这个话题，还是想说几句的。

和中国的“文人社会”不同，日本是著名的“武士社会”，但同时，日本和中国一样，又都是“儒家社会”。因此，和中国一样有着儒家社会特有的“男尊女卑”的特征，而且，“纯”男人世界的武士社会更容易加深“男尊女卑”的程度。所以，在日本古代社会，

也就是到江户幕府结束为止、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女性的地位是很低的。

具体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嘛，似乎很难做出单纯的比较。

下面这些状况和中国很相似：

女性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女论语》、《女贞》、《女诫》、《内训》、《女范》、《女孝经》、《女子教训》、《大和女训》、《鉴草》、《家庭指南姬鉴》等类书籍泛滥，针对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三从四德、维系家风、父命至上、勤俭、忍耐和勤劳”等等“女德”“女红”等方面。

女性少有婚姻自主权，父母之命、特别是父亲之命是绝对的权威。特别是中上层阶级，政治婚姻、政略婚姻现象很普遍。

女性少有家庭参事权，等等。

但同时又有很多地方和中国不一样：

日本女性不缠足。

日本没有贞洁牌坊，“好女不事二夫”的概念也比中国要淡得多。

虽然不是主流现象，但是女性也有继承家业、继承财产的可能。而女婿、特别是入赘的女婿继承家业的现象则很普遍。

日本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位女天皇，等等。

从现象上看，古代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男尊女卑”的状况很厉害，但并不比中国严重。原因有很多：

日本在七世纪之前，还几乎是氏族联盟的政体，十二世纪末期进入幕府时代后，又是典型的地方封建政体，地方自治倾向明显，儒家的影响也就远没有大一统的中国来得悠久、深刻；

日本没有导入科举制度，儒家的价值观没能根植于社会各个层面；日本佛教兴盛，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佛教与日本固有的神道相结合，占据着思想“统治地位”，没有出现“独尊儒术”的局面；

日本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推崇的对女性的诸多“限制”也就弱得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近、现代化的旅程，和诸多国家一样，这同时也是一个“女性解放”的过程。现在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上感觉不到“男尊女卑”或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了。不过，要是从严密的“女性解放”的角度来说，和经过革命，一下子达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下面这几个现象大约可以算是具体的例证吧。

比如直到几年前，日本的国会大厦里面还只有两个女厕所——从侧面说明日本女性参政率之低。2016年，东京都第一位女知事（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和民进党首位女代表

（相当于最大在野党主席）的诞生，才使这一现象有了比较大的改观。

比如即使在现在，很多公司的女性工资还是比男性低一点儿。

比如公司的倒茶递水、酒桌上的加菜倒酒，一般还是以女性为主，等等。

但整体上来说，“男尊女卑”已经不存在，生活中，升学就业、婚丧育儿、乃至升迁从政等等，也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女性有何被歧视的迹象。甚至电车开设了女性专用车厢，害得部分男士“低呼”“男性被差别对待”。要说中日两国已婚女性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家庭主妇”的比例了。在日本，做家庭主妇依旧是主流。虽然婚后依旧工作的女性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对于多数日本女性来说，婚后辞去工作、做专职主妇依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点，其实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我们前面已经反复提到，日本的中间层是武士社会，武士需要随侍主君左右，战争时期就不用说了，一年中的大半要完全奔波在外、远赴战场；即使是和平时期，也有“参勤交代”（随主君离开领地赴江户驻守）等制度，需要在外奔波；就算留在领地的武士，也要承担藩国事务和去道场修炼。总之，武士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职（业）住（所）分离”型的行业，和农耕、手工业的“职住合一”型不同，男人奔波在外，家里的事情完全抛给了妻子，这就自然促成了“男主外、女主内”意识形态的形成。正常情况下，在藩国领地内处于下层的农民耕种、以米布等纳税；武士根据自己的“石高”（薪俸标准）领取禄米、足以养家糊口，妻子则不必织布、饲养鸡鸭、乃至抛头露面，完全可以专职打点家庭内务，逐渐形成了现在所说的“家庭主妇”。很多武士家庭，不要说夫妇相互扶持、相互支撑，说到底，丈夫除了教授男孩习武之外，对家里的事情是一手都不伸，完全推给妻子的。

这一社会现象经过明治维新，到了二战后的日本现代社会，依旧得以维持。

日本政府设计的工资体系、劳动医疗等保险体系、税收体系、乃至养老保险体系等等，都是以“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妻子可以安心做主妇持家”为标准的。当然，近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出现了很多家庭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已经不足以养家，以致于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的现象，但这已经是脱离了最初的“设计”思想，属于变异的“意外状况”了。2016年，日本阿部政府提出“一亿人总活跃”口号，呼吁女性更积极地走进社会、走入职场，也是基于日本社会的这一变化而想出来的“新招儿”。从这个角度讲，日本社会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期。

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推崇“娶日本老婆”，大概和日本妻子的这种“家庭主妇”身份不无关系。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面对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做妻子的却勤劳地、贤惠地、默默无闻地操持一切，“娶妻若此，夫复何求”。这种理解并没有错，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其实，对于日本家庭主妇而言，她们认为，操持家庭一切事务是自己的本分，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至少在这一点上，她们不会要求“男女平等”，也并不觉得男人如何“大男子主义”。换个说法就是，日本的夫妇自有自己的平衡点，过得很默契、和谐，

我们说“能娶日本妻子真不错”，说到底，也只是按照我们的家庭标准做出的判断，日本男人没准“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当然，“别人的东西看着总比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心态。所以，“娶日本老婆”的话题，我们还是先放一放吧。

那么，日本家庭主妇的一天是怎样过的呢？

这个话题可不好介绍。因为说到具体生活，那就“太”因人而异了，可以说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样式，似乎怎么介绍都会失于偏颇。——不管这些啦，我们还是挑一个相对有点儿“典型”的模式给大家说说吧。

早上5、6点钟起床——准备孩子的中午盒饭、上学要带的东西，准备全家的早餐。有的人还得准备丈夫的盒饭。

7、8点钟——收拾厨房。自己也匆忙吃一口饭。然后，送孩子去学校，送丈夫去公司。日本电影里经常能看到那个“妻子送丈夫到门口，然后说：你走好”的场面，其实是日本大多数家庭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

8、9点钟——送孩子、丈夫出门的时候，临近的主妇们自然就会见面，顺理成章地聚在一起、聊一会儿家常。这一点在日本很重要，是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重要一环。处理不好的话，没准儿会被排挤在社交圈子之外，有时候甚至会被欺负。——欺负圈外人是日本人性格中很不好的一面。

10点11点——洗洗涮涮、擦擦扫扫。这是主要做家务的时间。

中午——约上闺蜜或好友去外面吃顿午餐、小小奢侈一下，这是很多主妇的“重要享受”之一。当然，这个未必每天都做。

中午睡一个多小时的午觉——要知道，早上起得太早，晚上还有伺候孩子和丈夫睡了之后自己才能睡，不睡个午觉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整体来说，包括工薪层在内的日本人是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的，但午睡，反倒是主妇调节身心的重要手段之一。

3点左右——准备孩子们的间食：下午的点心。然后去买菜。

下午，一般说来是4、5点之前——非全职的家庭主妇会去打点儿工，赚点儿自己的私房钱或贴补家用的零花钱；全职主妇则会利用这个时间搞些自己的爱好，比如做做瑜伽、跳跳健身操之类的。

下午5、6点钟——准备晚饭。

7、8点钟——和孩子一起吃完饭后，辅导孩子学习之类，还要抽空送孩子去私塾。日本家庭大都不只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反倒是少数。

9、10点钟——准备孩子第二天上学的东西，比如填写和学校老师的联络日记；安顿丈夫洗澡、吃饭，很多丈夫回来后还要喝一杯。还要抽空去私塾接孩子回家。

11点、12点——收拾收拾、处理些杂务，就寝。

其实，家庭主妇的一天也挺忙忙霍霍的，要是有人需要照顾，就更忙了。曾有人

估算，如果把家庭主妇的所有“劳动”都作为工作折算成工资的话，年收入大约在1400万日元左右——这在日本是只有不到1%的人才能拿到的高收入。

在上面介绍的“主妇的一天”里面，有两点既具有共同性，又很值得关注，我们单独拿出来再说明几句。

第一、和闺蜜一起享用的稍微奢侈一点的午餐。

之所以拿出这个话题单独介绍，是因为这个话题涉及了一些日本家庭日常生活的小细节。

日本号称世界先进国家、经济发达国家、号称“全民中产”，但实际上，正常工薪家庭的“可处分所得”并不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没有多少节余，生活并不宽裕。很多家庭日常开销、甚至买块儿豆腐都得记帐、算计着花，丈夫和妻子的零花钱都有“定数”。

丈夫上班时的午餐费用，据统计，平均只有500日元左右。要知道，在日本吃一碗拉面，一般也要七、八百日元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家庭主妇和好友（通常也是家庭主妇）吃一顿午餐，一般会花上一、两千、甚至两、三千日元，是丈夫的好几倍。甚至有一部分主妇为了节约，强制丈夫带盒饭，但同时，自己却会经常享用一下稍微奢侈一点儿的午餐。当然了，自己午餐的“价格”是尽量不会让丈夫知道的。

其实，主妇也会有各种精神压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交圈子，在朋友面前也有虚荣心而不想显得太寒酸，所以，午餐稍微多花一点儿，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笔“小奢侈”的钱是哪儿来的？

一般来说，是妻子的小金库，也就是私房钱。

主妇们从牙缝里挤、从生活开销里抠、出去打工赚、长年不懈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攒，对于攒私房钱可谓矢志不渝、坚持不懈。而其成果也同样可观，有统计说，日本主妇私房钱的平均金额是840万日元，将近工薪族平均年收的两倍。当然，这种问卷调查结果，受地域、年龄层等限制，未必是全日本主妇的真实反映，不过，其金额之高，足以让人震惊了。

家庭主妇、特别是专职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长期远离职场、缺乏职历积累的生活也损耗了她们相当一部分的工作能力，远离社会的生活也使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重返职场产生了畏惧心理。所以，已经有多种数据显示，很多离婚的家庭主妇，迅速步入“贫困者”行列。

——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家庭主妇热衷于攒私房钱的一个理由。

第二、母亲对孩子教育的参与。

前面我们介绍的“主妇的一天”，其实也是日本一个普通家庭的普普通通的一天生活的写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孩子的教育主要是由母亲来承担的。

女性、严格地说，应该是母亲在生活中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母亲与基础素养教育

“孩子”的基础素养的培养往往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民度”。曾经常听国内的小学老师们说起：现在的德育课不好上，孩子也不听话，是不是我们管的还不够严？

相反，日本没有德育课，而是把基础素养教育以一种行为模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之中。比如每天早上有礼貌地打招呼、比如不乱扔垃圾、比如饭后收拾碗筷儿等等，而这些通常都是由学校和母亲共同来完成的。

中日两国的做法也许是各有千秋吧，但日本的做法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这里，我本着“他山之石”的愿望，结合自己孩子成长的实际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素养教育。

来日本的第一个月，正巧赶上姐姐家的孩子所在的小学校有公开课。这种公开课与教学、教法的竞技和研讨无关，只是请家长到学校来看看孩子们平时在学校里真实的学习生活。刚刚到日本，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当时的我还真想看看日本的小学校是什么样的，于是，紧跟着姐姐一起去了学校。

来日本以前，我作为学校重点培养教师（研究教学教法），曾做过无数的公开课。那时一般都是把学生们领到大礼堂，老师和同学们登上礼堂的讲台，讲台下面乌压压地坐了几十或几百号人。我们身上带着扩音器，孩子们座位旁边也设有多个扩音系统。录像的录像，调灯光的调灯光，简直像是一场表演秀。为了一节公开课，我们往往要准备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设计教案、设计课堂环节，争取最完美地展现出预期的教学效果。

因此，我带着“专业”的眼光，用一种评判的心态，走进了日本的小学校。

那是一所普通又普通的小学，校园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只穿着短裤短衫，头顶冒着白气儿地跑着、玩耍着，要知道，那时已经是12月了，我穿着薄棉衣还觉得有点冰凉呢。前来参观的家长们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校门，校园里变得热闹而拥挤起来。可是比起操场上的孩子们，这些年轻的妈妈们更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大多数的妈妈们都是背上背着一个小宝宝，手里牵着一个大宝宝，肩上还斜挎着一个鼓鼓的大棉布包。

我是已经习惯了小学校的人，也见惯了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家长。通常学校搞活动的时候，都是父母、外加祖父母等人陪同孩子一起来。拿包的拿包，递毛巾的递毛巾，围着一个宝宝转，也是极其热闹的局面。像这样，一个母亲带着好几个“小宝宝”来参

加“大宝宝”的学校活动的，真的还没有见过。一时间，不知是新奇、感动还是敬佩。（当然不久以后，我也自然地加入到了她们的行列当中）

姐姐说，日本的普通家庭有2、3个，甚至4、5个孩子是很正常的现象。父亲外出工作赚钱，母亲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们。所以，社会上组织这种必须要母亲参加的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考虑到妈妈要带着其他宝宝一起参加，并提供好相应的空间。

进了教室以后，我身边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妈妈从鼓鼓的棉布背包里拿出一摞白纸和几支水彩笔，然后让大一些的孩子趴在窗台上画画，并叮嘱他们上课时不可以发出声音、影响哥哥姐姐们的注意力。背在背上的娃娃应该是喝足了奶吧，已经睡着了。

我环视教室的周围，没有我熟悉的“我要飞得更高”、“闪闪发光我最亮”之类的标语口号。只有黑板旁边很低的位置上，有两条老师手写的本月目标（每个月都会制定一个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

“健康に気を付けよ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哟）

“キッチンと「ありがとう」を伝えよう”（知道感恩并正面表达你的感谢）。

这两个本月目标，那么“小”、那么没有“宣传力度”，和我们的“小红花”“三好学生”之类的完全不同，居然没有一个是激励学生们更加努力上进的。一时间，我开始怀疑日本的教育水准了。

然后，在我一肚子的莫名情绪之中，就看见年轻的女老师走进教室，开始了她的国语课。

按照我的教学经验，上课的流程应该是：复习、新授、总结、练习。然后，评课的老师会严格地审视授课老师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处理，并根据学生最终是否掌握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来评定教师的教学结果。

可是，这位老师一上台，就如同邻家姐姐一样，柔柔地和学生们互相道了声好，然后，轻声问大家：昨天你们过得开心吗？哪件事让你觉得最开心呢？

孩子们一下子放松下来，瞬间满脸开花儿地颠着屁股摇着手说：昨天晚上妈妈给我做了我最喜欢的咖喱饭，我很开心；我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作业，比以前有进步了，妈妈表扬了我，我很开心；我的弟弟能一个人上厕所了；我和妹妹两个人，帮妈妈买牛奶，妈妈可高兴了……这期间老师一直都是微笑着点头，一个个地赞许，有时还轻拍手表示鼓励。

来“参观”的妈妈们的也是含着笑、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件件小事儿上开心着、满足着、“感恩·感谢”着。

我也被这种氛围感染了。原来开心这么简单。突然我意识到，我好像明白了教室前面的标语“キッチンと「ありがとう」を伝えよう”（知道感恩并正面表达你的感谢）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接下来，课进入了主题。似乎没有精心策划过，也没有刻意设定具体教学环节的痕迹，课堂上一直都是平淡的、平静的、平等的却又和谐的氛围。我没有等到我期待的“授课高潮”，一节课就那么结束了。

如果说中国的公开课是一首震世的交响乐的话，那么，日本的课堂就是一首没有大跨度的、让人放松的轻音乐。我既没有看到优等生的精彩表现（似乎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也不知道教室里是否存在着差等生。

这样的一次平淡无奇的公开课，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很快，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白天不能在家照顾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幼儿园。

日本的幼儿园按照孩子的年龄从零岁到六岁，分为六个班级。我的孩子在零岁班，零岁班里是入园时不满一岁的孩子。经过半年保育园生活，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快一岁半了。我的孩子在零岁班里是月龄比较大的。

日本的零岁幼儿班的外墙都是用有机玻璃做的。孩子们在教室里玩耍时，即使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们，躺在他们的小襁褓里也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变化。园里保留有自然形成的近百年的大树，树枝一直搭落在幼儿班的房檐上；也有阿姨们自己种的应季的花草，鸟儿虫儿经常来光顾。秋天树叶自然飘落，春天嫩绿满枝头。孩子们就在这四季交替之中，从翻身到蹒跚学步、再到健步如飞……

即使是0岁班，生活也完全按照事前安排好的课表进行。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集体“讲书”时间，它跟我们的授课形式是一样的。能自己坐着的孩子就自己坐着，需要阿姨扶抱的，就坐在阿姨的大腿上，即使是襁褓里的孩子，也由阿姨抱着站在后面参加“读书讲义”。

每天我下班去接孩子的时候，正是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

榻榻米教室的一角散放着一些玩具，离门口稍近一些的地方，有一个矮小的书架，里面摆放着适合幼儿读的图画书，有用棉布缝制的、也有用撕不破的硬纸板做的。我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儿子坐在阿姨的一条大腿上（另一条大腿被另一个孩子占着呢），让阿姨给读书。不管他能不能听懂，阿姨都声情并茂的给他讲解。阿姨说，他是一个对书很执着的孩子，提醒我要多陪他读书。一直到现在，孩子已经高二了，但最大的兴趣还是读书。或许是当时阿姨们每天每天不厌其烦的陪伴和鼓励，或许是受到在大学教书的父亲的影响，总之，我觉得这个读书的习惯奠定了他的人生基石。

一提起喂孩子吃饭、哄孩子睡觉，通常就会让养过孩子的人觉得头疼吧。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赶着哄着喂饭、要抱着悠着唱着才能哄睡着，这类现象是何等的司空见惯，有过体验的人想想也许就会“精疲力尽”了吧。

然而，日本的幼儿园里几十个孩子，就那么四、五个阿姨。

这可怎么照顾得过来呢？——这是我最初的真实想法。

在一次的保育参观中，我了解了日本的保育员对尚未懂事的孩子的教育方法。

我的孩子在零岁幼儿班里是比较大的，吃饭的时候，阿姨给他准备一把小椅子，让他在摆好午饭的小桌子前坐好等待。等所有的孩子都被安顿好了以后，一个老师带头双手合十，低头含首，说了句“いただきます。”（我开动了）。于是孩子们跟着双手合十，轻微俯首。只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含糊不清地模仿老师说：“……ます。”日语里的“いただきます”是对供给他们生存的粮食、蔬菜、鱼肉等有“生命”的食材表示感谢，同时也要求把碗里的食物吃净，不可有任何的残留。

能拿住勺子的自己拿勺子吃，任由他自己吃得满地都是；不能自己拿勺子吃的，一个阿姨负责两到三个孩子轮着喂；捧着奶瓶吃奶的孩子也是能自己喝奶的就让他自己喝。吃过以后，阿姨带头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我吃饱了）。孩子们再次含糊不清的嘟囔着模仿，双手合十，轻鞠一躬，以表对吃进肚子里的“生命”的敬意和感激。之后，阿姨拿着一个大大的容器走到每个孩子的身边，孩子把自己的盘子、水杯等等轻放到容器里。即使需要喂饭的8、9个月大的孩子，也模仿着把桌子上的东西放到容器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从零岁时开始让孩子记住的事情。

据说，吃饭时胡闹不肯好好儿吃的，阿姨也就听之任之，但到了大家都吃完了收拾的时候，也绝不手软，该撤就撤。几天后，孩子们就意识到并没有人会迁就自己的任性，慢慢地就融入到了集体生活之中，到吃饭时也就和别人一样、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生活中的很多细节礼仪，就这么炼成了。

其实，这种“自立培养”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我。我的工作很忙很累，几乎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们的生活细节。但是孩子在玩过玩具以后，主动地自己把玩具放回玩具筐里；吃完饭以后，自己把用过的碗筷儿放到洗碗槽子里；回到家脱掉鞋子以后自己主动把鞋子扶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不给别人添麻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理所应当的事了，因为从小就是这么做过来的，他们甚至不会去想为什么、或该不该这么做。

每次带着孩子们回国的时候，看着他们这么自立、这么懂事，我的妈妈都感叹地说“你真行，把孩子养得这么好，我还以为没有老人的帮忙你养两个孩子会吃不消呢”。其实，哪里是我做得好，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在幼儿园里养成的。是幼儿园的老师们给了孩子最大的尊重，让孩子尝试他们自己想做的，哪怕做得一团糟；他们给了孩子最大的信任，只用一个眼神或呢喃般的轻声细语，就能让尚且还不会表达自己意思的幼儿们理解、接受并服从。

一个由尊重、信任引发的幼儿时期的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在今后的人生中为了得到更多的尊敬和信任而努力。

我自己是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中长大的，我做不好的事情，他们会因为我碍手碍脚而一边责骂一边抢过来自己做。做错事了就要挨骂、甚是也吃过爸爸的皮带。那个时候只能理解为“谩骂”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父母的权利。可是，在日本，我至今也没有见到一个父母大着嗓门对孩子施发命令的，更没有见过以谩骂孩子来达到自己的教育“权力”的。平等沟通、说服理解、制定规矩并一起遵守，这些正是日本的教育方式。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我们选择了家附近的一所非常普通的市立小学校。当然，经济状况好的家庭会让孩子读私立小学。日本实施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市立小学是免费的。而私立小学的学费每年都要100多万日元。当然，除了学费以外，制服费、电车费、建校费等等，收费项目多得不得了，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的。

关于日本小学校的教育，我想请大家来看看这几年孩子们拿回家的几个古里古怪的作业，算是一种侧面介绍吧。

（小学一年级）

作业1：每天早上都要大声地跟遇到的人打招呼、说：“早上好！”；学会跟朋友和家人说“谢谢”、“对不起”、“没关系”、“您辛苦了”。

为了配合这个环节，不仅父母要承担起监督、检查的责任，连地域内的退休老人们也被动员起来、组成志愿者团队，每天带着醒目的黄色的腕章，在孩子们上学的路上一边指挥交通、一边大声地向过往的每个孩子说“早上好！”、“今天怎么样？”、“加油哟！”、“呕，你今天真精神！我好喜欢你今天的状态！”——渐渐地，就连内向的孩子也开始愉快地大声回应了。在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中，有些消沉的孩子、或者家里出了些状况的孩子都会被及时发现。

孩子们闹口角了，老师也是要求孩子们首先要检讨自己的错误，然后主动说出“对不起”；接受到对方的“对不起”时，要用理解和原谅的态度诚恳地说“没关系”——教育孩子用自我检讨、原谅、理解的态度与人相处。

记得有人曾撰文介绍日本文化时写道：日本人与人“摩擦、碰撞”时，不是先考虑谁对谁错，而是先说“对不起”——这一点没错，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的习惯。

作业2：让你的爸爸或妈妈拥抱你五分钟

似乎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无厘头的作业。然而它真实地存在于我的两个孩子的作业里。据说这也是日本传统作业之一。

我女儿刚上小学不久，开始每天都会拿回一些作业——数学练习册、语文的汉字练习等等。一个周末，学校既没有布置数学作业也没有布置语文作业。作业只有一个：“请

你的家人抱你五分钟”——老师说啦：世上最美的爱莫过于父母的爱了。很多的孩子因为父亲或者母亲早早地离去，他们虽然很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抱一抱，可是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所以说，你们是幸运的，你们今天回家以后，一定要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好好地抱抱你！爱，是要珍惜的。

听罢，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把孩子抱了起来。

五分钟，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我感受着孩子的体温和心跳。那一瞬间，孩子出生时的惊喜、紧张、不安的感觉，渐渐地回到了我的身体里。他们第一次微笑，他们第一次爬走，他们的一声“妈妈”，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一张一张浮现在我的眼前。有多久没有这样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拥抱他们了？生活的琐碎让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不需要“抱抱”了。可是，就是现在，我分明地感受到了：他们明明就是很欢喜、很期待和妈妈的这种零距离的肌肤接触呀。

我开始感激这次看似多余的无厘头似的作业了。

从那以后，我学会并开始按照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他们的爱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和已经初三的女儿用紧紧的相拥来“说”“晚安”，我会在我儿子的后背用双掌轻轻的一拍，给他一声“加油！”，告诉他，无论遇到什么，妈妈就站在你的身后。我也会毫不扭捏地直接对他们说：妈妈爱你们……

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的作文

老师说：“今天的作业是要你家里所有的人都抱抱你”

我和同学们都吃惊地“欸？”了一声

因为

我还第一次听说，“抱抱”也可以成为作业呢

我有点儿害羞

可是，也有一点儿高兴

放学后我急着赶回家

回到家，立刻小声地对妈妈说“今天的作业是——抱抱我！”

妈妈很吃惊：“什么？作业是——抱抱你？”

但是她马上就说“好呀！好呀！”

妈妈坐在椅子上

我坐在妈妈的膝盖上

妈妈两手紧紧地紧紧地

把我搂在胸前

妈妈的怀里很温暖
被妈妈拥抱着
我的身体也很温暖

我说：“家里的所有的人都得抱抱我”
小小个子的奶奶笑了
“来吧，让我抱抱”，奶奶把我抱在怀里
“我的孙女长大了呢”

接下来，我的大姨抱起我
“你好沉呀！”

最后，是我的爸爸
爸爸两只大手把我夹住
高高举过头顶
我的身体就悬在了空中
很舒服

爸爸轻轻地把我放下来
然后搂在怀里
紧紧地抱了一下
爸爸的身体也是暖暖的

我还想让他们再都抱抱我
因为有了这个作业
我的家里人都抱了我
开始确实有点儿害羞
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我希望
以后还有“抱抱”这样的作业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作业3：给妈妈做一顿饭

日本的小学校有“家庭科”这门课。

小学一、二年级时，学习使用菜刀切东西；学习扒豌豆、做豌豆饭等等。

三四年级时，学习做简单的蛋糕、饼干等。我孩子们的小学校附近，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大酱专卖店”。这家店的店长每年都会亲在带着几名员工来到附近的小学，然后亲自教给孩子们做大酱的原理和做好吃的大酱的方法。并且邀请我们家长一起参加。做好的大酱需要发酵半年才好吃。店长为了让我们品尝到用这种方法做出的大酱究竟有多么美味，特意带来了黄瓜，用冰水泡上镇凉，在我们拼命地搅拌焖熟的黄豆累得出了汗的时候，便抱出一大盆的冰冰凉的黄瓜，发给我们每人一小碟大酱——真的美味极了。

到了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独立使用厨房用具，从切菜到烧炒，开始学习做真正的料理了。

“给妈妈做一顿饭”——这是五年级学期末的作业。

孩子放学回家对我说，今天学校的作业是做咖喱饭。老师要求要从买材料开始做起。并且每一个步骤都要有照片。

我交给孩子2000日元，可孩子却还不走，说要专门带一个买菜的兜子去——老师说了，如果我们都带着自己的布兜子去买菜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的塑料袋子，省下很多制作塑料袋儿的原料，那就是对环保的贡献。虽然孩子说得半懂不懂，可是坚决要自己带着自家的布兜子去买菜——这个习惯不仅延续到现在，就连我这个“外国人”都受到了影响呢。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孩子斜跨着布兜子回来了。一盒牛肉、几个土豆、胡萝卜、洋葱……撑得布兜子鼓鼓的。然后，他一个人削土豆皮儿、剥洋葱皮儿……高高的料理台够不到，就在脚下垫上一个小木凳。他不让我插手帮一点儿忙，因为老师说了——“我们得诚实”。于是我就拿着相机，一一记录下孩子忙碌的整个过程。材料准备好了，然后是炒、煮、下料等等，虽然不熟练，可是也有那么一点点厨师的风范了。我想，他在学校里应该没少被训吧。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一锅热腾腾的咖喱出锅了。

可是他说，作业并没有完。老师说要把米饭和咖喱盛到碗里，要做得漂亮才行。

按照老师的要求，他选择了一个深盘子，在盘子的一侧盛上米饭，然后用勺子把米饭的形状摆正；然后从锅里盛出咖喱，小心地倒入盘子的另一侧；最后选择一小块儿事先准备好的西兰花装点棕色的咖喱和白色的米饭之间。——好了，妈妈可以照相了。孩子很自满地“命令”我。

饭后，孩子拿出一张A3大的纸，自己把选出来的照片贴上去，然后，要我写上当

妈妈的感想。

我在感想栏中写道：谢谢老师布置的作业，它让我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也了解了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优质的教学固然重要，可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离不开育人。谢谢老师给予孩子的全面培养。

（初中时代）

作业4：用自己种的萝卜，做出三菜一汤。要求把一个萝卜都用到——萝卜皮、萝卜叶子也要利用到料理里面去。

从小学到高中，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菜园。每个孩子都有在菜园里种菜的机会。春天撒下种子，然后每天自己浇水，自己管理。到了收获的季节，就用自己一年努力的成果来给家人做一个或几个菜肴。

经历了日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说：

没有不会游泳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各个学年都设有游泳课。

没有不会做饭的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到初中毕业，都设有家庭科课程。从学做奶酪开始，到三菜一汤的日式料理，家庭科课程里都可以学到。

没有不会裁缝的孩子——从缝纽扣到用缝纫机做围裙甚至是刺绣，不仅在家庭科课程里可以学到，每年的学期末，学校还会举行学生作品成果展览，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兄弟姐妹都会赶去捧场、参观。

除了上述所说的以外，学校还开有木工课、版画课、陶艺课等等。不是为了培养出哪一行的专家，只是想让孩子们多体验一下生活的各个方面，多了解一下各个行业的乐趣与艰辛——没有自己做过饭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妈妈每天做饭的辛苦的。

放暑假之前，儿子就告诉我，过几天会把自己种的萝卜拿回来，要连根、带皮、带叶地做出三菜一汤。这菜谱的事儿可让他一个男孩子为难了，他央求我帮他想菜谱，尤其是萝卜叶子怎么做才能既好看又好吃。我上网帮他查到了很多的菜谱——万事俱备，就等着他早点儿把自己种的“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拿回家来了。

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儿子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卷子，告诉我，自己种的萝卜拿回来了。他把瘪瘪的报纸卷子一层一层地打开来，露出了里面我期待已久的“萝卜”——顿时，我哑言了~~天哪！一根拇指粗、食指长的、略带茶色的东西，头顶上稀稀疏疏地顶着几根乱草一样的叶子。连根带叶也不过十公分长，只够我家小狗一口吞的，咋做三菜一汤啊？？如果不告诉我这是他自己种的萝卜，我还以为是根人参呢——而且还是野生的、营养不良的那种。

儿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种的很大，但被别人偷偷拿走了——鬼才相信！

儿子又拎起萝卜尾巴，叶子蔫蔫地耷拉着，好像拎着一只已逝去多时的老鼠崽子——

样，调侃着说：好！今晚的三菜一汤就靠你了！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总算有了深刻的体会。这样的一根如火柴棍般大小的“萝卜”，连一顿猫食都不够呢。

在我反复的“逼问”之下，他才说了实话：是一个小组合作种一块田，有的人每天浇水，有的人偷懒。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偷懒的人，所以，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让其他人先去地里挑萝卜，等别人都挑过之后，地里就只剩下这个弱不禁风的“崽子”了。

我说：用这样“娇嫩”的萝卜是做不出三菜一汤的，算了，我们去超市买一根“正常”的萝卜回来吧。

他立刻摇头，萝卜在动刀之前是要照照片的，而且市场上的萝卜都被剪去了叶子，没有萝卜叶子的菜是要被减分的。

我说：要么交不上作业，要么去市场上买根萝卜回来完成他的“三菜一汤”的大餐。

为此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没有认真地给萝卜浇水，造成没有了做菜的材料，因此没办法完成作业。看似浇水这样的一件小事，也会牵扯到一个“重大”的结果。所以，做事时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可以好好儿教训他的机会。

至于，这个萝卜问题嘛……

我去买！！

买一根带叶子的萝卜回来，然后，监督他完成三菜一汤。我给他照了相，帮他完成了“萝卜大餐”的报告！

（高中时代）

作业6：自拟研修题目制定一份国内调研计划，并提交一份详细可行的调研企划书。对优质的调研企划，学校会给予10万日元的补助金，支持其完成整个调研过程。实际调研之后还需提交一份详细的调研结果报告书。

要求：

1：以调查、了解日本国内的历史、地理、文化等项目或者参加某项志愿活动为目的，详细拟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调研方法、调研的具体日程安排等等。单纯以旅游为目的的“调研”将不被学校承认，当然也不会支付补助金。

2：整项调研由调研者（学生）一个人独立完成。与家族或同学的“集体行动”不予承认。

3：调研须利用寒假或者暑假，为期不低于5天。

下面我想把我儿子提交的研修企划书的一部分转载给大家：

• • • • •

这次调研的主要目的：正如前面所诉，佛教通过京都、伊势传入日本然后又经由日本中部、关东地方到达奥州平泉。在流传过程中，到底因为哪些文化、哪些事件使佛教产生了变化？佛教进入各地之后，在各地又产生了哪些变异？针对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是我这次调研的主要目的。

但是，我的研修目的不仅局限于此，更大的目的是想了解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到底有什么不同。从表面上看来，既为同一宗教，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各国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我想以采访当地寺院的住持为主要手段来展开调查。

尽管如此，佛教这个题目太大，涉及的范围太广，如果想彻头彻尾地展开调查，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所以这次我想调查的是：从佛教进入日本以来的时代开始，到处于平泉的奥州藤原氏的繁盛时代为止，即从古坟时代到平安时代中期的这一段的佛教历史的变迁。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调研的流程，在这里，我先把这段历史大概做一下解说，……

这份“作业”，既没有限定作业题目和范围，也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导。它只是引导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已知的基础上，更深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调研”只是提供一个探索的方法——用自己的脚走，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嘴巴问，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且，整个的调研过程，都是建立在“独立完成”这个前提之上，禁止家长以及旅行社的介入。这又是一个从青少年期走入自立的青年期的一个绝好的锻炼过程。

“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这份作业恰恰是要求孩子们在读万卷书之后，去行万里路。

我儿子的调研企划书得到了老师的好评，经过了校长和财团的面试，我儿子赢得了10万日元的补助金。这是他用自己的努力赢得的10万日元。儿子于2016年8月去平泉等地展开独自一人的5天的调研。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独自出门，从坐车的路线到宾馆的预定等等，都是一个人完成的。为了旅途的安全，学校有专门指导老师给他们的调研计划把关。

他告诉我说，学校还有海外研修的课题，同样要求他们自主完成。同样，研修企划做得好的，可以获得学校财团的30万日元的补助金。他打算明年申请去海外调研。

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年孩子拿回来的几个“无厘头”似的家庭作业。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还遇到了很多令我感到“冲击”的事情。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两个事例。

事例 1:送礼

在孩子小学 2 年级时，我为了表达对老师的谢意，过年的时候，给老师邮寄了一盒点心。其实，核算成人民币，也就是 100 块钱左右的东西。在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在国内当老师的时候，也曾常常收到家长的这样的谢意呢。可是，没过几天，老师又把这盒点心原封不动地邮了回来，还附了一封长长的信。信里说，她既理解我作为家长的心情，也接受我的心意，但是，小学教师是公务员，公务员不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所以，她不能接受我邮寄的点心。

我觉得我触犯了老师，很过意不去。可是老师不仅没有介意这件事，反而了解到我这个“外国妈妈”的不安心理。那之后，她经常找我谈话，并给了我很多育儿方面的指导。

事例 2：私塾与私立中学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老师告诉我，我的孩子的阅读量大，知识丰富，资质很高，像这样的孩子应该进私立中学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国内，我只听说过重点中学，没有听说过私立中学——来日本快二十年了，我所了解的还是当年的中国，放在当今社会，应该算是孤陋寡闻了。老师告诉我，日本的市立中学只是“正常”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普及知识为目的，不以“升学竞争”为目标，教学进度和程度也以班级的中等生的水平为标准。资质高的孩子在课堂上既得不到知识上的满足，中考和高考的时候也未必能考上理想的高中和大学。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最好在初中时就考到自己满意的中学去。老师还向我介绍了以考中学为目的的补习班——也就是私塾。

日本除了市立中学以外，还有教学更严谨、升学率高的国立中学和各有特色的私立中学。国立中学基本上初中和高中是独立的。也就是说，读完了初中以后，还要参加升高中考试，只有成绩合格者才有资格继续读该校的高中。国立的高中学费虽然极其便宜，但是，为了应付升大学的考试，绝大部分人还不得不同时读私塾，而名气比较大的私塾，一年的费用也要 100 多万日元，这就基本上和私立中学的学费差不多了。

私立的中学呢，一般以初·高中一贯制为主，也就是说，不用升学考试，直接可以进入高中部连读。这样，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学校的各种俱乐部活动。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从初、高中一直升到大学的一贯制学校。比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都有自己的附属初中和高中。像这样的名门大学下属的中学部，据说是最难考的。

在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为孩子选择了升学率高、名气大的私塾。

第一天带着孩子去私塾的时候，我着实被私塾的氛围吓着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了私塾，早有事务小姐微笑着站在门口等候了。迈进事务室，里面所有的老师齐声高喊“晚上好！”。然后一位事务小姐立刻小跑着过来，“早就恭候您了！”，并把我們领到孩子将要去得班级里——先参观课堂实际教学，然后再决定是否入学。

马上就要上课了，老师已经在教室里准备就绪，孩子们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复习。老师探出头来招呼我们进去。老师的额头上围着一个宽布条，上面写着“必胜”两个字，布条下面的眼睛透着一股很威严“干劲儿”。儿子见到老师，不自觉地挺了挺脊背。

第一节课，我被允许站在教室的后面旁听了几十分钟。

私塾的课堂，是我熟悉的我们中国式的课堂。老师一声“上课”，学生们立刻齐刷刷地站起来：“老师好！”；老师回应：“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加油！”，学生们跟着挥举右手：“加油！”

这种军营般的氛围令我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有着激烈的升学竞争，只是“战场”不在一般的学校，而在这里。

课堂的布局、结构、节奏以及老师的情绪、课堂的气氛……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老师的声音洪亮，气势磅礴。所有的一切都只透露着一句话——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不可有一分钟的懈怠！！

私塾的教育和我们国内的应试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追求升学率，所以，同样也是紧张而残酷的。私塾的作业很多，难度也很大。自从去了私塾以后，单单为了要完成作业，每天就得学习到晚上12点左右。好在“正常”学校里的作业很少，基本上是写几个汉字、做一些简单的算数题而已，业余时间几乎都被私塾所占据了。——原来，日本的一般学校相对更重视人性和基础素养的培养，要想参与升学竞争，就得自己主动去“战场”。也许这个说法有些极端，但大致是不错的。

孩子所在的学校班级里，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孩子同时在读私塾。因为学校的课堂里讲的内容远远不能让他们应对升初中的考试。而不读私塾的孩子，也基本可以断言，都是放弃考私立中学的孩子。他们会进入自家附近的市立中学，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可是进入初中以后，依旧面临着升高中考试，也就是说，参加竞争是在所难免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他们在进入中学之后会去私塾补习；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私塾“拔高”的话，通常就只有进入档次相对低一些的高中，那样的话，要考上好大学，一般来说就比较难了。

但是，即使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他们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比如，开卡车的月收有40万日元以上，建筑工地里的临时工每个月也有20多万以上的收入，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比如木工师傅等等，月收入可达到60万以上呢。这些钱不仅可以让他们有尊严地独立生活下去，买车买房娶妻生子，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肯努力工作的

话。

所以，读大学并不是日本人唯一的出路，对于不喜欢学习的孩子，家长和老师也不会强行逼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总之，进入社会以后只要肯努力的话，做哪一行工作，都可以过得很好。

围绕自己孩子的成长历程，我讲了这么多，最后，还想“额外”强调一点。

在日本，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之间有一个联络本儿，就像记日记一样，随时沟通、保持紧密的联络，一起来把握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还有学校参观、家访等等；还有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各种学生作品展览等，都积极呼吁家长参加。当然，所有的这些，中国都有，但不同的是，在日本，这些几乎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的，父亲参与的少之又少，祖父祖母参与的就更罕见了。也许正是因为母亲参与教育的机会比较多的缘故吧，来日本将近二十年，看过数不清的家庭，整体感觉就是：在学生时代，子女“随母亲”的现象非常非常多。母亲喜欢名牌，子女也是小小年纪就名牌在身；母亲丢三落四，子女也丢三落四；母亲染发，子女也染发；母亲是超短裙，女儿也是超短裙；母亲早婚早孕，女儿、甚至儿子也“早熟”得很；母亲如果晚归、甚至夜不归宿，子女也是深夜在外面闲逛……甚至母亲爱占小便宜，子女也爱占小便宜；母亲事事不让人，子女也是有理没理都以自我为中心……母亲似乎就是孩子的坐标，很多时候跟有钱、没钱都没什么关系。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私立、私塾的话题，都很贵，一年超百万是很普通的事情，读不起的话，想上好高中和好大学的机会就低得多得多，所以说，孩子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一但这是表面的有目共睹的现象；而同时，家长、特别是母亲的修养水平，往往决定着孩子的走向和发展水平，很多时候，家长的修养水平限制了孩子的发展空间一一而这一点不容易“看到”，也就很容易被人忽视。

日本的女性与教育

“国家的未来在教育”——日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从那时起，日本开始全面普及小学教育，据记载，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赔偿给日本的数千万两白银，几乎都用在了全国范围的小学校建设上了。

而同时，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准更是当务之急。因为女性不仅是受教者，将来她们成为母亲后，又是自然的施教者。“女性教育”的内涵不仅仅是对女性展开教育，更重要的是让有教养的女性成为教育的一个环节，承担起“学校以外”的教育重责。

比如曾任“驻美少弁务使”“驻美公使”的教育家森有礼，在明治初期便曾说过：女子教育才是真正重要的，母亲没有教养，又怎么能养出出类拔萃的孩子呢！

而在女性教育方面率先做出实际行动的则是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

黑田清隆在给政府的促进教育意见书中写道：开拓的要点在于把握山川之形势、便利交通、调查土地之善恶而大兴牧畜产业，使居民生活富足而民风向善（将近150年前的当时的北海道几乎就是一片不毛的荒野）。而欲想达此目标，需要的是人材，而造就人材，则须始于对子弟之教育。当今欧美诸国极长于子弟之教育，虽幼小稚童，其知能亦颇发达，其原因非他，在其母有教养、能教子也。是故，女子教育之设施实乃造就人材之根本，断不可缺。尤其如北海道般之地域，将来建设此类设施以做人材教育之根基，实乃势在必行之举。为此，余认为应即刻着手选拔年轻女子、遣其赴欧美留学，其所需学费概由开拓使负担……

黑田清隆的提案得到了当时政府的认可。

于是，1871年、也就是江户幕府末期的战火余烬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明治4年11月12号，从横滨港开往美国的“美国号”轮船上，除了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政府访问团的要人之外，还多出了5名少女：吉益亮子、上田贞子、山川舍松、永井繁子、津田梅子。

她们就是日本第一批女子留学生。其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津田梅子才只有8岁。

重视“女性教育”，又是呼吁又是出钱、积极促成了“女子海外留学”的黑田清隆却有一点思虑不周之处，那就是：留学生回国后应该怎么办？

换个说法：这些留学生对最初的目标、也就是“建设女子教育设施”真的起作用了吗？

你还别说，虽然大多数人回国后相继做了政界军界要人的太太，但还真有一位没有辜负黑田清隆的期待、投身于教育事业，她就是年龄最小的津田梅子。

其实，5位留学生当中，吃苦最多的可能也是津田梅子。

1882年11月，留学11年后回国的津田梅子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不会说日语了。自己不仅成了周围人眼里的“怪物”，连十多年前支持自己去留学的“开明”的父亲也对自己的“西化”提出了异议，甚至发生了坐人力车时、没法和车夫交流、不得不借助懂日语的美国人来翻译的“奇闻”。想来，当时津田梅子的内心应该很痛苦，也很彷徨——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津田梅子回到日本不久就返回了美国，然后再回到日本，做了一段贵族学校英语教师之后，又回到美国，如此反复了几次——这段过程既是津田梅子痛苦挣扎的过程，但同时应该也是她自问的过程，更是她对未来之路求索的过程。

1900年，津田梅子在众多好友的惋惜声中，辞去了待遇丰厚的华族女学校教授之职，创办了“女子英学塾”。这就是至今依旧闻名日本的一流大学“津田塾大学”的前身。

不可否认，津田梅子从一开始就是“名人”。第一批女子留学生，新归朝者（早期

海“龟”)等身份让她成为始终受人瞩目的名人,而知名度又让她能够和包括日本第一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内的要人有交流、交往的机会。可以说,津田梅子是带着“洋”光环的。

无独有偶,没有“洋”光环、没有“洋”墨水,用现在的词汇来说,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鳖”中,却有人在几乎同一时期,创造了和津田梅子同样的“伟业”。比如,现在日本名门女子大学“大妻女子大学”的创始人太妻女士便是其中的一位。

太妻女士从乡下单身来到东京,从最初教给邻家女孩编织等手艺开始,逐渐创办了自己的私塾,进而把私塾建设成了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大学……如今,下辖大妻女子大学和大妻高中、大妻初中的“大妻学园”在规模上,已经位列全日本女子学校的首位。而大妻女子大学至今依旧以培养“能够自立于社会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为教育宗旨,而且至今依旧“人气”很旺。

其实,对于“培养贤妻良母”这类教育方针,早就有很多反对意见。有人说,这样的教育指针早就过时了,还有人甚至尖锐地指称:这样的教育方针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

各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点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孩子的素养教育,单靠学校、单靠几节课是不够的;素养不是单纯的知识,不是靠看书、靠上网就能得到的;素养不是一种理论,不是靠逻辑辨析就能掌握的;素养更不是政治口号,一方振臂高呼、一方积极响应的做法只能是自欺欺人;素养是“不立文字”的,我们更不可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怎样才能搞好素养教育?

作为后人,我们再来看津田梅子、太妻女士、以及和她们同一时期的、创办了东京女医学校(后来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吉冈弥生等诸位女性教育先贤,在褒赞她们对女性教育的发展、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贡献的同时,很自然地会发现,她们绝不是把自己的学生看作单纯的“被教育的对象”,而是把她们作为人类教育链的一环来看待,非常注重她们在子女教育上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这几位教育界的前辈们都非常重视课堂以外的人性和素养的教育。

希望大家能在看过这篇文字之后,再看一看笔者翻译的“大妻女子大学”创始人太妻女士写的随笔性自传《什锦饭》,也许可以从先贤教育家的心得之中,寻觅到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原点吧。

2016年10月19日

日本の女性と教育

2016年12月23日 発行

作 者 赵方任・常宏

発行所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所
〒102-8357 東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12
TEL 03 (5275) 6047
FAX 03 (3222) 1928

ISBN978-4-907136-15-4

ISBN978-4-907136-15-4



9784907136154